

奇怪的是那血并没有洒落到外面，而是在瞬间被那盆花吸收了。之后，那盆花的茎叶变得更厚实了，不一会儿顶端又冒出一个小小的花

# 等待第十朵花开



中国当代故事文学读本系列三

14

惊悚恐怖系列



上海故事会文化传媒有限公司

# 等待第十朵花开

中国当代故事文学读本系列三

惊悚恐怖系列

14



上海故事会文化传媒有限公司

**图书在版编目（CIP）数据**

等待第十朵花开 / 故事会编辑部编. — 上海 : 上海锦绣文章出版社, 2014.8

（中国当代故事文学读本）

ISBN 978-7-5452-1550-2

I. ①等… II. ①故… III. ①故事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8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4)第160978号

责任编辑：陶云韫

装帧设计：周艳梅

责任督印：张凯

书 名：等待第十朵花开

著 者：《故事会》编辑部编

出 版：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锦绣文章出版社

出 品：上海故事会文化传媒有限公司

(200020 上海市绍兴路74号 [www.storychina.cn](http://www.storychina.cn))

发 行：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

印 刷：上海商务联西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：787×1092 1/32 印张8

版 次：2014年8月第1版 2014年8月第1次印刷

书 号：ISBN 978-7-5452-1550-2/I · 602

定 价：15.00元

**版权所有·不准翻印**



大众文化  
出版基地  
[www.storychina.cn](http://www.storychina.cn)

上海故事会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出品 (00513) [www.storychina.cn](http://www.storychina.cn)

上海故事会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所有图书可办理邮购，免收邮费(挂号除外)

汇款地址：上海市南绍兴路74号(200020) 收款人：上海故事会文化传媒有限公司

联系电话：021-54667910

如发现本书有质量问题，请与印刷厂质量科联系 T:021-56135113

## 编者的话

一、中华民族自古以来便有讲故事的传统。五千年的文明绵延不断，五千年的故事口耳相传，故事成为中华民族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。

二、创刊于1963年的《故事会》杂志是一本以发表当代故事为主的通俗性文学读物。50年来，这本杂志得风气之先，发表了一大批脍炙人口的优秀作品，许多作品一经发表便不胫而走、踏石留印，故而又有中国当代故事“简写本”之称。

三、50年来，这本杂志眼睛向下、情趣向上，传达的是中华民族最核心、最基本的价值观。

四、为让读者在最短的时间内阅读最大面积的精品力作，同时也为纪念《故事会》杂志创刊50周年，故事会编辑部特组织出版《中国当代故事文学读本》丛书。

五、丛书共分六个板块：悬念推理系列、幽默讽刺系列、惊悚恐怖系列、言情伦理系列、古今传奇系列、社会写真系列。并按系列逐年推出若干部作品集。

六、古人云：登东山而小鲁，登泰山而小天下。对于喜欢故事的读者来说，本丛书的创意编辑将带来超凡脱俗的阅读体验。

《故事会》编辑部

# 目录

## Contents

### 闪灵·诡事

有惊无险 .....	02
午夜小贞来 .....	04
老宅秘事 .....	09
闹鬼的别墅 .....	12
老宅子里的脚步声 .....	15
致命的跟踪 .....	19
黑猫 .....	23
瓶子里的魔鬼 .....	29
等待第十朵花开 .....	34

### 噩梦·异事

弹弓 .....	50
山村奇遇 .....	52
我心不软 .....	61
被劫持的女司机 .....	64
夜半惊魂 .....	69
终极标本 .....	72
魔鬼比尔 .....	77
复仇的血蛙 .....	82
说出你的秘密 .....	87

# 目录

## Contents

### 探秘·险事

王二嫂抓黑八	104
偷钱记	108
引熊出室	113
我当煤黑子	116
和绑匪过招	121
身后有只狼	128
家里钻进一条毒蛇	132
枪口下的河	137
博物学家的妙计	140
乞丐王国历险记	142
魔鬼大亨	153

### 夜谈·怪事

这车祸真玄乎	177
边城奇事	182
秦岭轶事	188
遇鬼成医生	195
她走进太平门	198
鬼话	224
古画上的少女	231
吸血鬼传说	236
险象环生	242

恐惧是魔鬼的武器，  
人类的敌人。

# 闪灵·诡事

s h a n l i n g      g u i s h i



# 有惊无险



半夜，有个穿白衣服的女人在街口拦下了一辆出租车，上车后冷冷地说了句：“骡马街。”

开车的司机叫吴大用，他借着反光镜看了一眼坐在后排的女人，只见她直挺挺地坐在那里，脸色惨白，面无表情。

吴大用猛地想起：这条骡马街在清朝时是杀人的法场，由于位置偏僻，加上传说闹鬼，一直很少有车经过，特别到了晚上，就更加荒凉。这种地方，哪来的年轻女人叫车？这么一想，吴大用顿感头皮发麻，心突突地跳了起来，连握着方向盘的手也抖了起来。

吴大用正胡思乱想着，突然，那女人又冷冷地说了一句：“停车。”

吴大用猛地一个急刹车，那女人递过来一张十元钞票，吴大用连

头也不敢回，抓过钱胡乱往口袋里一塞，颤抖着问：“要发票吗？”

没人回答，吴大用回头一看，只见后车门开着，车里没人，街上也空无一人。这条街直来直去，没有一个岔道，那女人就好像突然消失在了空气中。吴大用倒吸了一口冷气，他哆哆嗦嗦地点上一支烟，猛吸了几口，好像给自己壮了壮胆子，随后便决定下车，去关后车门。

他一只脚刚跨下车，猛一抬头，突然发现那白衣女人正满脸是血地站在他面前，吴大用吓得大声喊道：“你到底要干什么？”

那女人把还在滴着血的脸伸过来，愤怒地说：“你下回停车注意点，你没看见你这后车门停在窨井边上了吗？这该死的窨井也没盖盖，我一下子就掉进去了！”

可这些话吴大用一句也没听进去，他早吓得瘫在车里，一动也动不了了。

(文 华)

(题图：李 加)

# 午夜小贞来



夜深人静，陈露露睡得正香，突然手机铃声大作，把她的美梦给搅了。她睡意蒙眬地取过手机看，是个陌生的号码发来的短信：睡了吗？

“无聊！”陈露露气愤地骂了一句，把手机一关，又钻进了被窝。等她刚要入睡，手机又响起来了，而且短信发出的音乐不是她原来设定的铃声，而是一种凄凄惨惨的声音！

陈露露猛地打了个激灵，睡意全无：手机明明是关着的，怎么会突然响起来？而且这铃声……她惊恐不安地环顾一下四周，见没有什么异常，才敢拿起手机。还是刚才那个号码发来的短信：我知道你醒了，为什么不理我？

陈露露不敢乱关机了，她颤抖着双手，赔着小心回道：请问您是谁？这么晚了找我有什么事？

短信一发出，立刻就有了回复：你好，我叫小贞，两年前死于非命，身首异处。我一直在寻找我的头，今天终于发现就在你家的客厅里，请你把它还给我。

天哪！陈露露的心一下子提到了嗓子眼，她大气不敢出，身子缩成一团，眼睛惶恐地盯着门窗，生怕突然飘进来一个无头女鬼。这时候手机又响了，可这次不是短信，而是直接传出来冰冷的声音：“你不用害怕，我进不了你家，你家里杀气太重。正因为如此，我才请你帮忙，只要你把我的头扔出来就行了。”

陈露露听到这声音，已经吓得魂飞魄散，如泥塑木雕一般，哪还能挪动分毫！过了一会儿，门外传来了一声幽怨的长叹，房间里无来由地刮起一股阴风，将窗帘卷起，一个无头白影从窗前飘然而过，消失在夜色之中。

陈露露惊得瞠目结舌，眼前一黑，随即昏了过去……

当正午的阳光投射到床上时，陈露露才迷迷糊糊地醒来，回想起昨晚的事情，依然心惊肉跳。她穿好衣服，正准备下床，房门锁竟轻轻地转动起来，发出轻微的声响。陈露露的神经一下子又绷紧了，除了自己，就只有同住的男友高冰有钥匙，可高冰到外地去看展览，要明天才能回来。正想着，门口又响起了动静，她连忙拉过被子将自己盖得严严实实，蜷在里面瑟瑟发抖。

这时候，她听到门被打开了，有人朝床前走过来，接着是一只手插进了被窝，缓缓地向她摸索过来，就在陈露露的肌肤感到冰凉的一瞬间，她一声尖叫，从床上弹跳起来，连连后退，颤抖着说：“别……”

“露露，你这是怎么了？我以为你睡着了，想和你闹一下。”

连受惊吓的陈露露见是高冰，心里顿时升起一股无名怒火，操起枕头就砸过去，骂道：“你进来不会敲门呀！你想吓死我呀！说好了明天才回来，怎么突然提前了？”

高冰已经三十六岁了，比陈露露整整大了十岁，跟好几个女孩子谈过恋爱，什么样的架势没见过？他立刻上前，搂住露露说：“这不是想你嘛，所以事情一办好就赶回来了。”

听了这受用的话，陈露露渐渐消了气，依偎在高冰怀里，顿时有了一种安全感，便把昨晚的恐怖事件一五一十地告诉高冰，还拿来手机给他看。奇怪的是，手机上根本没有什么短信，也没有通话记录。高冰一开始也一脸紧张的样子，可看到手机上什么都没有，就拍拍她的头，宽慰道：“大概是做噩梦吧？这世上哪有什么鬼魂！”可陈露露却清晰地记得那绝不是梦，非要高冰陪她去客厅看个清楚。

高冰是雕塑家，客厅就是他的工作室，到处摆着作品。陈露露紧紧地拽着高冰的手臂走了进去，胆战心惊地四处查看，可并没有发现什么异样。高冰笑了，说：“看你，紧张兮兮的！这不都挺好吗？”

陈露露舒了一口气，但就是无法轻松，昨晚的事还像石头一样压在她心口。

以后的几夜，陈露露总要高冰搂紧她，才敢入睡。可每到午夜时分，她总会莫名其妙地醒过来，也总会听到从门外不时传来幽怨的长叹，骇得她再也无法入眠，但只要她推醒高冰，门外的声音就会立即消失。

又过了几天，高冰突然忙了起来，说要参加第二届国际人物肖像雕塑大赛。高冰对艺术的追求可谓执著，整天呆在客厅里，构思人物造型、搭人体骨架、塑样坯、灌石膏，整整忙了半个月，一件艺术品才基本成型。

高冰自己怎么看都觉得这尊人物雕像缺少美感和神韵，心里烦透了。要知道，他可是上届比赛的金奖获得者，如果这次拿不到奖，岂不被人家笑话江郎才尽？

陈露露见他整天愁眉不展，就劝他不要着急，出去走走或许能获得灵感。可比赛的时间日益逼近，高冰怎么能不急，他不高兴地瞪了一眼陈露露，目光却停留在了她那俊俏的脸蛋上。陈露露被他看得有些难为情，嗔道：“你干嘛老盯着我？”高冰回过神来，笑着搂住她的纤腰，说：“你让我产生了灵感！”然后他就喜滋滋地冲了两杯咖啡放到阳台的玻璃桌上，打开轻柔的音乐，说要与陈露露一起欣赏城市的夜景，庆祝自己找到了感觉。

两人在玻璃桌旁坐下，陈露露在这温馨的氛围中欣赏着城市的夜景，脸上露出了这些天难得的微笑。她深情地看了一眼高冰，端起飘着咖啡浓香的杯子，就在她的嘴唇靠近杯子的时候，突然停电了，整个世界陷入了黑暗之中。

“怎么搞的！”高冰很不高兴地嘟囔着。

陈露露不想让停电破坏了眼前的气氛，便柔声说道：“是有点奇怪，不过正好给了我们一个秉烛夜聊的机会。走，我们一起去拿蜡烛吧。”

“对对对，我怎么没想到呢！”高冰笑着牵起了陈露露的手。

蜡烛点起来了，烛光摇曳，浪漫又温情，高冰与陈露露含情脉脉地相视而笑，同时举起了杯子。

咖啡入口，浓香不散，陈露露正细细品味着，却听高冰惨叫一声，扑倒在地。陈露露慌忙丢下杯子，想要去扶高冰，一道白影突然从阳台外飘了进来，横在了她和高冰之间。

陈露露抬头一看，就是那天从窗前飘过的无头白影，陈露露这时

候也顾不得害怕了，颤声问：“你……你……为什么……老缠着我？”

白影冷冷的声音又响了起来：“我只是来拿我的头，顺便救你。”陈露露发现声音竟是从她的肚子里发出来的。

“你说你救了我？”

“对。你知道我是谁吗？我是高冰的前任女友小贞。他用花言巧语骗了我，又残忍地将我杀了，割下我的头，糊上石膏去参加国际大赛，这个杀人恶魔摇身一变成了雕塑大师。如今他又故伎重施，在给你的那杯咖啡里下了毒，想让你喝下去。刚才的电是我断的，趁你们去拿蜡烛的时候，我把两杯咖啡调换了。”无头女鬼说着，越过高冰的尸身，走进客厅，取走了自己的头像。

电突然又来了，陈露露脆弱的心灵伴着突然来临的亮光一颤，随即整个人昏倒在地上。

(朱章华)

(题图：黄全昌)



## 老宅秘事

出身贫寒的美丽女子何水水，爱上了一个在国外经商的丧偶男人，嫁进了一座阴森森的百年老宅。

前不久，丈夫阿民又出外做生意去了。婆婆对这桩婚姻一直不满，儿子长年在外，她总怀疑儿媳有什么见不得人的事瞒着，久而久之，老太太的性格越来越怪僻了，她似乎总在做一件什么秘密的事，小楼里时常在深夜响起一种奇异的声音……

这天深夜两点钟，从老太太的房间里又传出了奇怪的声音，因为天热，房门开着，声音特别清晰，“扑通、扑通”，一阵紧似一阵。

媳妇何水水猜不出这是什么声音，她按捺不住好奇心，便蹑手蹑脚地贴着墙壁，摸到了老太太的房门旁，一看，她看到了一个令人目瞪

口呆的场面：昏黄的灯光之下，一只大黑猫正一次次地从地上跳跃而起，以闪电一样的速度蹿上了一米多高的窗口，那里挂着的，正是何水水几天前丢失的白色胸罩。那猫疯狂地扑腾着，撕咬着，一会儿，胸罩就像狂风中的一片芭蕉叶，被撕得粉碎，一片片地凋落。

最近一段时间，何水水接连丢失胸罩，现在这些胸罩终于有了下落，可它们的结局却是这样可怕，看来老太太在有计划地训练那只该死的畜生。她为什么要这样做呢？想谋害何水水，还是想吓唬她？

第二天，何水水下班后心事重重地往家走，她真不想回到这个阴沉沉的屋子里去，走过一个商店，店里的老板殷勤地喊着：“小姐，这是今天新来的货，买一瓶试试吧？”何水水一看，店里摆满了琳琅满目的香水，她随手拿起一瓶，付了钱，然后又在街上的一间间店铺里转悠，回家时，天快黑了。何水水一进门，老太太就阴沉着脸问：“这么晚才回家，阿民不在家，你是不是去会以前的什么情人了？”

何水水一听气坏了：“你无中生有！”

“朱家的房子不是什么人都可以进来的，像你这种人，根本配不上我儿子！”老太太一边说着，一边抚着手中那只大黑猫，神色有点得意。

何水水终于明白了：眼前这个看似慈眉善目的婆婆，其实一直对自己怀着刻骨仇恨呀！她有点害怕：“你……你想怎么样？”

老太太没作声，只是一松手，大黑猫便“呼”地跳到了地板上，它伸了一个懒腰，“喵”地尖叫一声，何水水顿时汗毛直立。

老太太在猫的身旁蹲了下来，笑眯眯地对猫说：“宝贝儿，看你的啦，妈咪平时是怎么教你的呢？”她说着就轻轻地、有节奏地拍起了手。

到了这个时候，何水水对老太太偷自己胸罩的意图完全明白了：让这只凶猛的大黑猫熟悉她何水水的体味，然后像撕碎胸罩一样撕裂她

的肉体，而且，此刻，那猫的利爪上说不定已被这可恶的老太婆涂抹了剧毒！想到这里，何水水的手不由得从背后伸向刀架，在灯影的掩护下，她不动声色地把一把剔骨刀摸到了手，只要这该死的猫敢扑上来，那就让它去死！

老太太的掌声又响了起来，大黑猫终于一步一步走了过来，在距离何水水仅一步之遥的地方，它犹豫着又停下了……

何水水的手已经在刀柄上攥出了汗，她屏住了呼吸，瞪圆了眼睛，注视着黑猫的一举一动；可大黑猫还是停着，它远远地嗅了嗅何水水的裤子，又嗅了嗅她的鞋，就慢吞吞地退回到了老太太的脚边！

老太太恼羞成怒：“你这个废物，我怎么教你的？”她再也忍不住心中的恼怒，一脚把大黑猫踢了个大跟斗。

何水水轻松地笑了，她走上前去，蹲下了身，对着大黑猫说：“宝贝，还不快点逗你妈咪开心一下，她现在很不舒服哦……”何水水讽刺地扔下了这一句话，自顾自地上楼了。

老太太整个人僵住了，脸上没有一丝血色，“啊——”她突然发出一声疯狂的喊叫，冲上楼梯，紧紧地抱住了何水水的脚，何水水挣扎着想脱身，她一踢脚，老太太的身体失去重心，身子一晃，跌下楼去，“砰”的一声响，接着就是肢体断裂的脆响……

就是到了这个时候，老太太还是不知道，今天的大黑猫在何水水面前龟缩不前，那是因为何水水把刚才在街上买的那瓶香水洒到了自己的身上，大黑猫的鼻子不灵了……

(改编：孙文霞)  
(题图：箭 中)